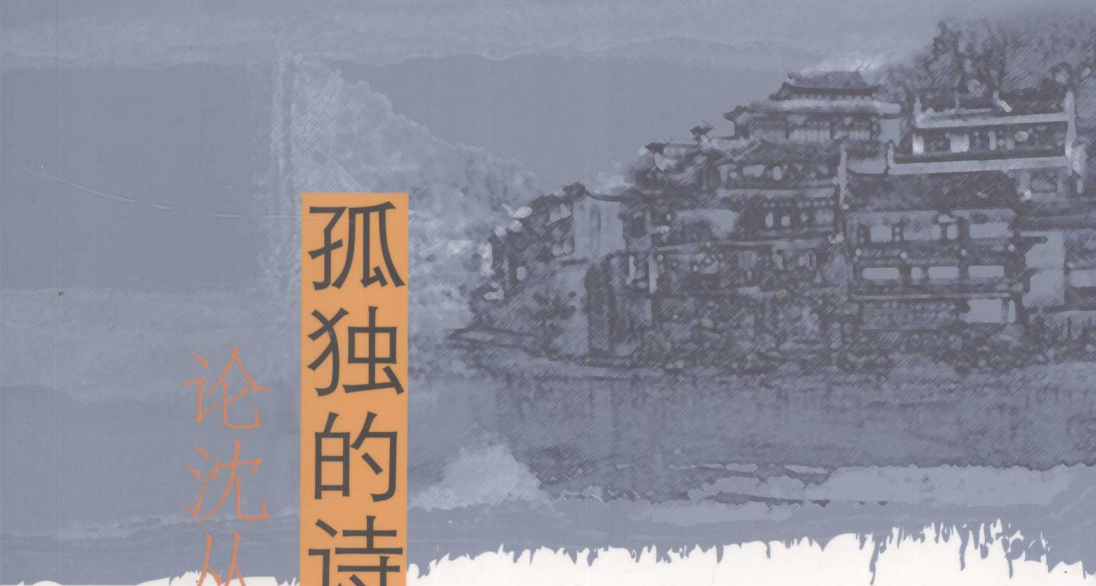




孤独的诗性

杜素娟 著

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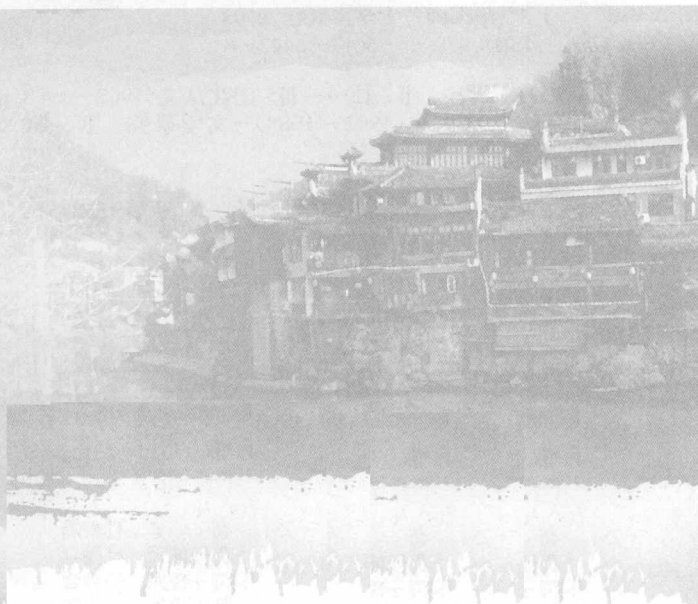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孤独的诗性

杜素娟 著

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诗性: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杜素娟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5617-6442-8

I. 孤… II. 杜…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人物研究②沈从文(1902~1988)-文学研究 IV. K825.6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5876 号

孤独的诗性

——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

著 者 杜素娟
责任编辑 林雨平
责任校对 朱妙津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
印 数 1—3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442-8/I·487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引 言



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尤静。

——沈从文《生命》

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读到：“我不大理解他，没有人完全理解他。”^①

我对这句话经久不忘。后来，我又在不同的文章中读到同样的这种感受，每次都很受震动。

这感觉很难说清。

我翻开他的那些没有随着时间而老去的文字，在一片水气泱泱的气氛中，体悟到那份寂寞和孤独的诗性。沈从文是一个诗性的个体。他对于生活的感受、民族的认识、文化的理解和文学的实践都是极具个人性的。

这是一个复杂的个体。

在沈从文的作品面前，总能感到一种矛盾的存在：他一方面容易激动，面对不平而鸣，一方面又具有淡泊、超然的人生态度；一方面他的想象和感觉自由不羁，一方面他的情绪和文字又十分理智、清

^① 沈虎雄：《团聚》，《沈从文印象》第244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版。

醒、有节制。他时时受着玄想的诱惑,沉醉于务虚的苦痛,同时,却又警惕自己不要走得太远,要维持生活的常态。他时时发现:“我的双脚和我的思考,在这个浸晨清新空气中散步,都未免走得太远了一点……”^①他希望能存在一种奇迹,使他可以“从从容容完成五本、十本书,而这些书既能平衡我对生命所抱的幻念,不至相反带我到疯狂中”^②。他在审美的疯狂中,又要保持一份生活的理智。沈从文的文学思维是自由的,是不受文明拘束和规范约束的。他描写河妓的美善,歌唱原始的风俗……粗野的水手、蛮悍的边民都在他的笔下出入,但是,所有这些描写又都有明确的文化取向和现实的对应。

同样,纵观沈从文一生的活动轨迹,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矛盾的存在。他一生追求超然、优雅、和谐、宽容与自由;他怀疑政治,远离官场;他远离潮流和风向,一生不肯加入任何流派,不赶任何时髦;他一生寂寞却能怡然自得,赏鉴文物,酷爱书法;他为人宽厚,历经风浪,依然保持文人的尚情尚性;他提倡文艺的独立与自足,注重形式和技巧,信仰想象和感觉、性灵和感悟。他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特色文人圈的形成,即京派——这是一个美学意味和人格风范都很传统的圈子。

但另一方面,他又与这个圈子里的其他作家存

① 沈从文:《主妇》,《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32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② 同上书,第322页。

在一些根本性的不同。他有一种洗脱不掉的“乡下人”的固执和野性。他甚至刻意保持这种不同，屡次自称为“乡下人”。相比他背后的这个以“超然淡泊”为主要特征的群体，他又有更加明显和突出的人世倾向和救国济世的热情。他怀疑政治，但他并不回避政治，甚至不缺乏战斗的热情。在丁玲失踪后，他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充满了战斗的激烈和愤怒。他引发了很多文坛论争，像京派海派之争。他对很多文学现象都发过议论，“诙谐趣味”、“大众语问题”、“革命文学”、“抗战文学”，都遭到过他的批评。他爱发议论到了偏激的地步。恰如汪曾祺所言：“对凡是不合他意的，他就要发议论，……他并不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背景，就出来议论一番。”^①这种处处树敌的作风，这种辩论的激情，甚至不够严谨的批评，不仅悖离了他所欣赏的淡泊人格，甚至也悖离了他所尊崇的“中正”、“节制”和“隐忍”的风范。因为这种对时代的关注和热情，当我们试图把他与废名、周作人等京派文人相提并论时，就常常会感受到一种不协调。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沈从文却一直遭到代表着三四十年代时代精神的左翼文学团体的批评和排斥。他对于时代的热情和关注，频频被忽视，甚至被误解，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那个足以置他于死地的“桃红色”结论的出现，他那火一般的对于时代的热情，因为他独特的关注方式，终于被全盘否定。

① 李辉：《人生扫描》第6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版。

于是,我们看到,穷其一生,沈从文无法真正融入哪一个团体,也无法真正属于哪一个思潮。他是孤独的,因为他的人生和他的文字,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他也曾大声呐喊,但他的声音落入无人倾听的虚空;他是诗意的,但他的诗意里写满孤独和寂寞。

沈从文代表着中国文人的某个群体——那些念恋自己的传统文化,接受它的滋润,也承受它的约束和围困的文人。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去分析沈从文,将会是隔靴搔痒;而离开沈从文对于民族文化的设想去分析沈从文,收获的恐怕也只能是一堆支离的碎片。要破解沈从文这个个案,不从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入手,我们就很难获得真正贴切的答案。

首先,作为一个文人,沈从文对于民族命运和他的同时代人有着同样的关注热情,却有着不同的关注方式。他从未放弃过独立的文化立场,哪怕是在政治力量在文坛受到普遍追捧的三四十年代,他依然对通过重造民族品德,促进民族文化新生的道路矢志不移。“他的主要思想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①他是三四十年代较少对文化力量和文学力量充满信心的人。为此他曾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思考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上,沈从文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条孤独的道路。同二十

^① 李辉:《人生扫描》第6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年代用“西方文明”救国不同,也与三四十年代用“政治革命”救国不同,沈从文依靠他独有的经历和感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条挖掘本土文化精华、激活本土文化生命力的道路。他对于通过修复、激活本土文化,来推进民族文化和民族命运发展的信仰,从未动摇过。在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上,他对“五四”以来的启蒙思路有非常积极而且可贵的反思,同时提出了他独特的文化设想。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这种设想也许不像社会学家那么缜密,但他提出的通过激发传统文化活力,来推进民族文化变革的方案,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思考,而且是迫切需要考虑的重要命题。

其次,作为一个小说家,沈从文从个体精神到艺术风格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意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美感,都有着令人吃惊的传承。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一个短篇小说作者,“如果他会从传统接受教育,得到启迪或暗示,有助于他的作品完整、深刻与美丽,并增加作品传递效果和永久性,都是极自然的”^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谁比沈从文更忠诚地使用、更新和发展着中国本土的艺术表现手法,用中国最传统的艺术技巧和表达智慧,推动小说的发展;也没有谁比沈从文更集中、更专注地在作品中营造中国本民族的道德美、人性美与自然美;在

^①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0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他的小说中,蕴含着中国诗画的艺术精华,展现着中国的韵味与情致。他所做的这一切,虽然长久地被忽视,但随着社会和文学的发展,思想与审美潮流终究会实现向民族的最终回归。从这个角度说,沈从文为挽救、重塑本民族文化生命所做的一切,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理解。

本书力图展现沈从文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精神个性,分析他那独特的文化设想和艺术特色,并试图梳理他创作的线索,再现一个终生醉心于民族文化之美的文人形象。

本书将从作家主体的精神构成、文化思想、思维方式、小说叙事、语言风格以及创作轨迹等方面,对沈从文的文化思想以及他的小说创作进行全面解读。

沈从文是一个具有浓烈感性色彩的作家,他的创作在虚实之间轻盈地行走,形成一个无法从现实的角度进行解读的诗性文本。面对这样一个作家,本书也努力建立一个诗性的阐释体系,去走进沈从文那充满丰富感性、飞扬的想象和透明智慧的语言世界。

目 录



引言 / 1

上编 淡泊与焦虑:论沈从文的精神个性 / 1

第一章 传统精神的承接与吸收 / 3

第一节 自由的承接方式 / 3

第二节 儒道人格风范的传奇阐释 / 10

第三节 传统文人才情的延续与发展 / 17

第二章 时代精神的个性演绎 / 29

第一节 并不超然的时代焦虑者 / 29

第二节 时代关怀的文化立场 / 37

第三节 对“五四”文化重建思路的

再思考 / 52

第四节 本土认同的文化重建设想 / 66

第三章 立场·孤独·生命 / 97

第一节 “乡下人”的意味 / 97

第二节 与新月派、京派的异同 / 105

第三节 与乡土文学派的比较 / 130



中编 感性与诗性:论沈从文的艺术个性 / 137

第四章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诗性思维 / 139

第一节 独特的空间意识 / 140

第二节 独特的时间意识 / 167

第五章 在“常”与“变”之间:诗性叙事 / 182

第一节 叙事之“常” / 183

第二节 叙事之“变” / 199

第六章 在有言与无言之间:诗性语言 / 213

第一节 空白传意 / 217

第二节 意象传意 / 230

第三节 意境传意 / 236

第四节 象征、歌谣及其他 / 241

下编 务实与务虚:论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发展与变化 / 247

第七章 感觉的碎片 / 249

第一节 都市感觉:孤独、荒诞和空虚 / 251

第二节 乡村感觉:亲情、诗意和童趣 / 259

第八章 文化的理想 / 269

第一节 都市象征:文化的弊病 / 270

第二节 乡村象征:文化的理想 / 280

第九章 哲学的困惑 / 300

第一节 现代·传统·乡村 / 302

第二节 苦闷·彷徨·独语 / 312

上编

淡泊与焦虑：论沈从文的精神个性

1

上编
淡泊与焦虑：论沈从文的精神个性

由于特殊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沈从文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少。他对于文化的思考，对于社会的观察，对于文学的探索，几乎都依赖于传统文化给予的影响。他对于传统文化有一份天然的承接，也有一份人为的反思。但是，无论承接还是反思，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都是感性的，是个人性的，较少受到当时流行概念和思潮的影响。这种以“感性”、“个人性”为特色的承接和反思，构成了沈从文所有的矛盾，也形成了他基本的特色。

比如，一方面他崇尚道家思想，精神个性上呈现出超然淡泊的道家色彩；相应地，在文学上提倡文学的独立性，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提出“节制”、“雅正”、“距离”等文学创作概念；作品中也因此充满超脱的气质、飞扬的想象和传奇的风情。但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对社会和政治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责任心。他关心下层人的命运和时代的风云，因而在其作品中出现大量关于下层人甚至是革命的题材。总之，在

沈从文超然淡泊的立世风格中有着浓重的参与时代的人世热情。但是,这种参与时代的热情,又与左翼文学的思路和角度存在很大的差距。正是基于这种矛盾,要判断他的文化立场,就显得并不容易。

无论如何,通过沈从文对于传统文化自觉的承接,以及微妙的重新阐释和演绎,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生存、思考,痛苦而孤独的文人。因为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如此密切,沈从文以及他的作品具备了传统文化给予的智慧和美感,也呈现了应有的那份痛苦和脆弱。在这一点上,他比很多同时代的作家都更有代表性。

很多年前,在沈从文刚刚进入评论界视野的初期,就有研究者敏锐地提到这一点:沈从文的作品具有“中国传统散文特有的美感”,这种美感“属于中国传统美学的范畴”,“与其说‘主情’,不如说‘主味’,主‘情致’”^①。这种感受后来在研究界也屡次被提及,可惜大多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或是分析中国现代作家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理解和阐释,沈从文无疑是最好的范本之一。

^① 赵园:《论小说十家》第22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版。

第一章 传统精神的承接与吸收

第一节 自由的承接方式

要考察沈从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理解和继承,有两点对我们研究者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其一,要认识到沈从文对“传统”有一种自觉的承接和吸收;其二,更要注意到沈从文的这种承接和吸收是在一个自由的接受面上进行的。

关于第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正如施蛰存所说,沈从文“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方文化。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①。沈从文自己也曾说:“我看外国小说不大受影响。”^②他所接受的文化滋养,主要来自传统文化。所以,他明确地提出:“若是一个短篇小说作者,肯从中国传统艺术品取得一点知识,必将增加他个人生命的深度,增加他作品的深度。”^③

沈从文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态度跟他的经历有关。

沈从文六岁进入私塾读书,学习的内容照例是《幼学琼林》、《孟子》、《论语》、《诗经》等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十四岁时,因为家境原因,进入湘西地方军队当一个小兵,从军六年,在他有限的阅读和认

① 施蛰存:《沙上的足迹》第13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版。

② 王亚蓉:《沈从文晚年口述》第12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③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0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知范围内,他所能接受到的文化浸染,基本上都是传统的、本土的,能读到的书大多是《秋水轩尺牍》、《西游记》^①、《楚辞》、《史记》、《聊斋志异》^②等古书。

在军中,沈从文曾有一段时间在著名的湖南将领“湘西王”陈渠珍身边做书记。陈渠珍喜欢收藏文物书籍,沈从文就负责帮助他整理这些文物书籍。对年轻的沈从文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传统文化的恶补机会。在《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一文中,沈从文特意记载了这一次宝贵的文化恶补:“这分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整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到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原来这房中放了四五个大楠木橱柜,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久且来了一部《四部丛刊》。这统领官既是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每个日子治学时间,似乎便同治事时间相等,每遇取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必令我去替他作好。那些书籍既各得安置在一个固定地方,书籍外边又必需作一识别,故书籍的秩序,书箱的表面,全由我去安排。旧画与古董登记时,我又得知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或器物名称同它的用处。全由于应用,我同时就学会了许多知识。又由于习染,我成天翻来翻去,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③这是沈从文直接、具体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机会。正如研究者凌宇所言:“他的历史、文学、艺术的中国传统根子,就是在这时扎下的。”^④

在沈从文十九岁入京以前,他接触的感受的就是这样洋溢着传

^① 沈从文:《从文自传·姓文的秘书》,《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1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②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7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③ 沈从文:《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5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④ 凌宇:《沈从文传》第13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

统气息的氛围。按他自己的描述,那时候年轻的沈从文的行李里除了几件衣服鞋袜,就只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①。他就是这样用自学的方式,读古书,赏古画,鉴古物,习书法,接受着最本土化的文化浸染。他接触过的唯一的西方的东西,是亲戚家中的两大箱商务印行的《说部丛书》^②——用中国人的思维和文言的词汇翻译的西方故事。

除了阅读,对沈从文影响很大的还有一些具有传统人格风范的人物。

作为没落的将军后裔,沈从文的家族和当地的很多世家都有着密切关系。其中颇多诗礼之家和博学的长者,例如,《沈从文传》中曾提到的聂仁德:

“一匹驮马,驮着高高一堆线装、平装旧书籍,由赶马人牵着,缓缓前进。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者,枣红色脸膛,浓眉,长髯,长袍马褂,一派斯文。身前背后,却正用原始的林莽、高崖、荒岗做陪衬。其情其景,在这偏僻荒蛮之地,有一种不多见的动人韵致。”^③

他向懵懂时期的青年沈从文大讲“宋元哲学”、“大乘”、“因明”等儒家学理和佛教知识。虽然这时的沈从文对儒、佛学理并不懂得,但在沈从文的记忆中,那份“不多见的动人韵致”确实是一份动人的奇诡的文化气质,也是一种让他为之动容的人格风范。

另外,沈从文还有很多每天作诗的亲戚。“我虽不大会做诗,却学会了看诗。我成天看他们作诗,替他们抄诗,工作得很有兴致。”^④

① 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大王》,《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4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② 沈从文:《从文自传·女难》,《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2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③ 凌宇:《沈从文传》第13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

④ 沈从文:《从文自传·女难》,《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2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受这些人的影响，沈从文虽然生活在粗蛮的军队中，在行为方面“已经同一些老同事稍稍疏远了。有时我到屋后高山去玩玩，有时又走进那可爱的河水玩玩，总拿了一本线装书。我所读的一些旧书，差不多就完全是这段时间中奠基的。……既多读了些书，把感情弄柔和了许多，接近自然时感觉也稍稍不同了”^①。

通过这些具体可感的人物，沈从文与传统文化进行着比阅读更为深入的亲密接触。这些人对他的意义，不是情感，不是纠葛，而是他们所给予他的文化人格意义上的启示。因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沈从文是那样津津乐道着许多与他关系并不密切甚至不相干的人与事，并把这些人与事写进他的自传。对他来说，这些关系并不密切甚至不相干的人与事，对他有着不为人知的重要意义。他们是一些跳动的文化符号，他要捕捉这些符号，验证自己的文化认知，摸索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他对于这些深具传统风范的人物的艳羡，贯穿一生，从未改变。

由此可见，沈从文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接受是自觉的、别无选择的。

直到十九岁，沈从文才从一个印刷工人的口中了解到一些新文化运动的信息。他在《从文自传·一个转机》中，用幽默的笔法记录了自己对于新文化的无知。他不知道小说《超人》的作者是谁，让印刷工人大为惊讶。年轻的沈从文说道：“我只知道唐朝女诗人鱼玄机是个道士。”“新的呢？”“我知道随园女弟子。”“再新一点？”他把头摇摇，不说话了。

这时已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以来的第四个年头了。

沈从文的文化积累是传统的，因此他对新文学不以为然。“我初

^① 沈从文：《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5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